

# 空山远 寂静

西藏的爱与哀愁  
坚毅及柔情  
味道和江湖

李初初  
著

用深情下酒，  
以故事暖心。

寂

静



空

山

远

李  
初  
初  
著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寂静空山远 / 李初初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  
2017. 8

ISBN 978-7-5108-5809-3

I. ①寂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214375号

---

## 寂静空山远

---

作 者 李初初 著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  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  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  
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 
印 张 10.5  
字 数 280千字  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5809-3  
定 价 48.00元

--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## 目 录

1	林芝桃花，湘西往事	0 0 7
2	穿越生死线：时代的陈渠珍们	0 3 7
3	嘎朗王的白色天空	0 7 3
4	马背上的赵尔丰	1 0 7
5	且说钟颖	1 4 3
6	寻访仓央嘉措故里	1 8 3
7	王玄策的出天竺记	2 2 3
8	王的远行：东方来的皇帝僧	2 5 7
9	峡谷里的盐与光	2 7 9
	跋	3 2 5

寂

静



空

山

远

李  
初  
初  
著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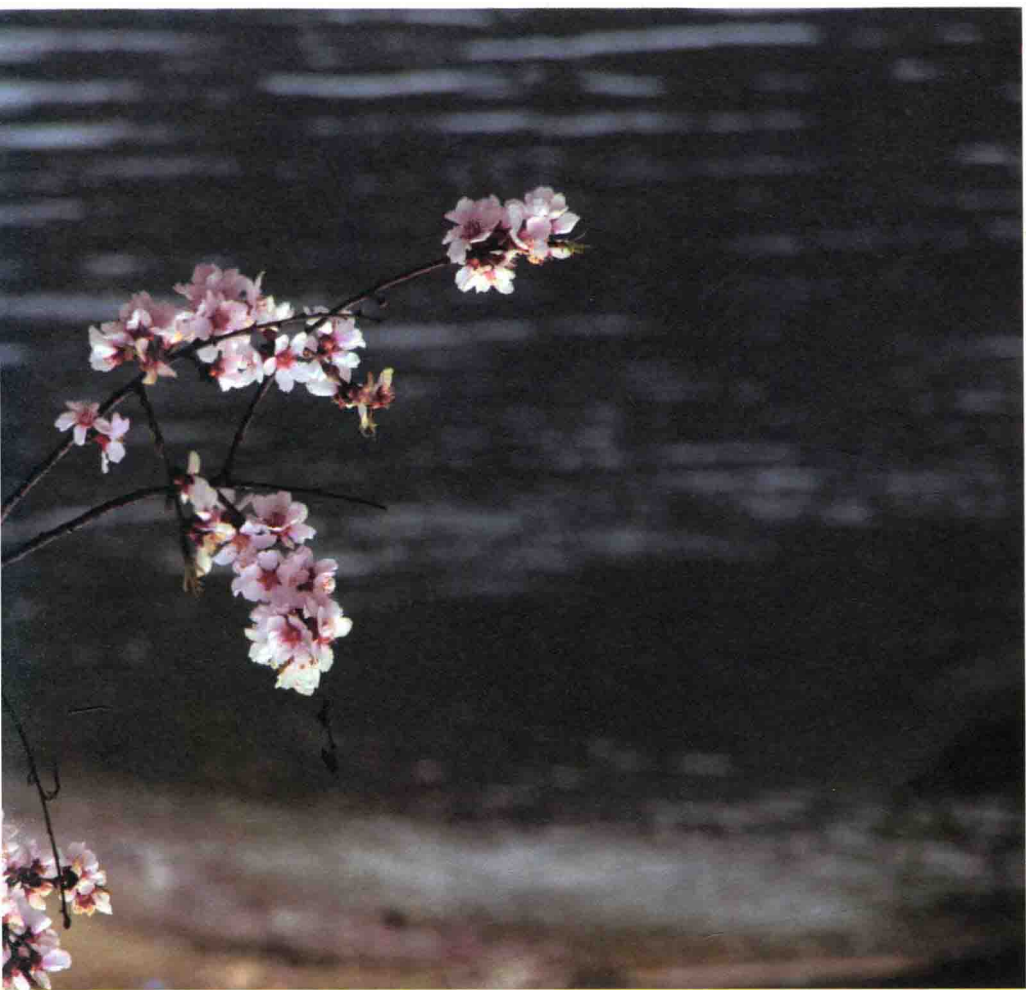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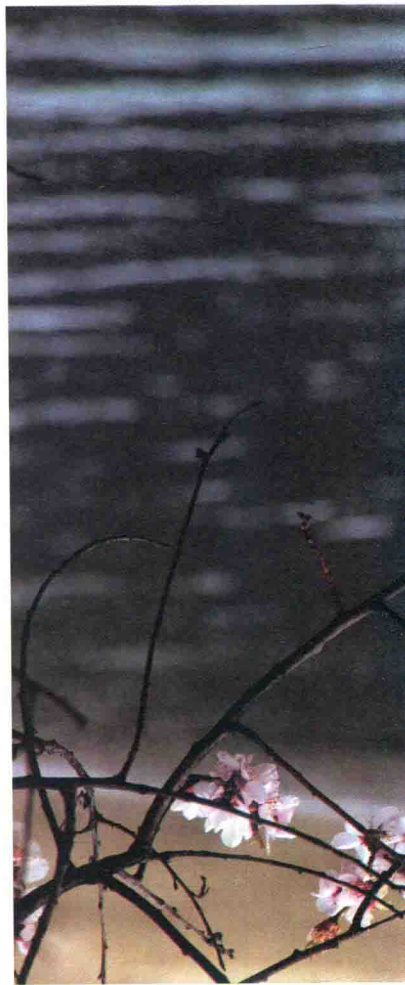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 录

1	林芝桃花，湘西往事	0 0 7
2	穿越生死线：时代的陈渠珍们	0 3 7
3	嘎朗王的白色天空	0 7 3
4	马背上的赵尔丰	1 0 7
5	且说钟颖	1 4 3
6	寻访仓央嘉措故里	1 8 3
7	王玄策的出天竺记	2 2 3
8	王的远行：东方来的皇帝僧	2 5 7
9	峡谷里的盐与光	2 7 9
	跋	3 2 5









## 林芝桃花，湘西往事

这一次，讲述西藏，与你分享它的爱与哀愁，味道和江湖，坚毅及柔情，我决定从一本书，和书中的一个故事开始。

这本书，就是诞生于民国时的藏地奇书——《芄野尘梦》。<sup>1</sup>它的作者，是沈从文曾任其文书、贺龙曾在其麾下就职的一代传奇人物——“湘西王”陈渠珍。

<sup>1</sup> 《芄野尘梦》今天读来，仍不失为一则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，抵死缠绵，让人黯然神伤。更因其自传体例、纪实性质，百年后依然令人羡慕、唏嘘、感慨、遗憾不已，有撕心裂肺之痛。书已经大行于世，然而就这个书名，却还有很多人拎不清。

“芄”，有[qiū]、

### 1. 无林芝，不桃花

电影里，欧阳锋说，每年桃花开了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人，从遥远的东方来。这个场景，这句台词，是最适合放在西藏林芝的，这个每年一到三月，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满目春色，便关也关不住的“西藏江南”。

那时，西藏的冬天还未褪去银妆，远方林立的高

峰还覆盖着皑皑白雪，林芝桃花就已如藏族姑娘脸上美丽的高原红，醉霞绯云般争相斗艳，开遍山野。

如果你刚好读过《芄野尘梦》，知道正是在这里，传奇的藏族姑娘西原，遇上了汉族的青年才俊陈渠珍，那林芝的桃花就更非同一般了。我还是先按照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方式简述一下他们的故事吧：

他遇到她时，她才十七八岁的年纪，正和一群藏族少女一起，为远来的汉地客人们表演拔竿的魔术。她策鞭疾驰、裙袂飘飞，敏捷的身姿让众人击掌叫好。她一气连拔五竿，精湛的技艺让他瞠目结舌。想必，在一个刚入藏地不久的汉族男子眼里，她天真烂漫，却又英姿勃发。短短的一瞬，这个名叫西原的藏族姑娘，便深深嵌入了他的灵魂，从此一辈子也不曾离开过。哪怕后来，他用了整整一本《芄野尘梦》和漫长的时光去追忆，也诠释不完对她的深情。

她遇到他的那年，他二十余岁，英俊威武。他是朝廷赴藏部队的一名军官，受邀去她伯伯贡觉营官加瓜彭错府上做客。尘扬草飞、喝彩声不断的骑术表演结束后，她不经意间发现，他正诧异地凝视着自己。那时，她并不知道，自己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叫作陈渠珍的汉族年轻军

[jǐāo]两种读音。“芄野”，出自《诗经小雅·小明》中的“我征徂西，至于芄野”。

“芄”字在表“荒野、远荒”意时，念“qū”；表植物时念“jǐāo”，如秦芄，一种可入药的多年生草本植物。但我听到过很多人把这个字的读音搞混了，把“芄野”念成了“jǐāoyě”。

这或许是因为百度词典的错误，很多年里，他们刚好把两者的读音给搞混了，好在现在已经更改了过来。

另外任乃强先生在注释《芄野尘梦》时，也将“芄”注为了“jǐāo”音，应另有他故，或者有误。算是一点题外话。

人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直到她生命的终结。

不期而遇，短暂的目光相碰，他们间的男女情愫，那时还非常微妙，还很浅很薄。但一切都被她的伯伯加瓜彭错看在眼里。于是，老人主动向陈渠珍提出了俩人的婚事。哪怕他在汉地故土，此时已有了妻室和孩子。几日过后，在加瓜彭错的支持下，他迎娶了她。

幸福的日子，总显得十分短暂。转眼，他要率军进攻波密。要从内地来的川军新兵将士，在完全陌生的喜马拉雅原始丛林，与有“白色天空之王”称号的波密王白马策翁（也被史书称为“白马青翁”“白玛才旺”等）部下交战，她知道绝非易事，于是执意陪夫随征。

他不允，她坚持。

哪知后来的波密战场上，正是她，冒着枪林弹雨，屡次挽救他的性命。他叹服，这绝非一个平凡女子所能为。他对她的爱意，伴着敬意，也与日俱增。

当时，随着赵尔丰所率四川边军部队的加入，战事的胜利天平，开始向着朝廷的部队倾斜。边军及入藏的川军新兵将士，一路高歌猛进。白马青翁，则节节败退。正当将士们一鼓作气，即将攻取波密全境时，内地武昌起义暴发的消息却陡然传至军中，军人突生哗变。谁都不知道自已将步入怎样的政治涡旋。面对云谲波诡的复杂时局，陈渠珍决定携带部下百余位湘、黔籍士兵子弟，经未受革命之势影响的藏

北和西北内陆省份，回归内地。

德木山下，他满怀心事从波密归来。迎接他时，她还不知道他的决定。他期望能携她一起东归。面对夫君，和可能再也无法回见的亲人与故土，她没有犹豫，而是擦掉了脸上不舍的泪痕，毅然跟随在了丈夫身后。其时，她怀里揣着的，是临行前母亲留给她作为纪念的家传瑰宝——一座红珊瑚山。

朔风中，她与亲人别离，陪着他，就此踏上了浩渺而让人绝望的冬季藏北。

极度严寒的天气，人马一天天被冻死，一天天减少。更加残酷的是食粮殚尽，就连今日冻死的兄弟，也可能成为明天烹煮的口粮。茹毛饮血，与狼争食。最可怕的是，就连临时请来的向导老人也在部下的虐待之下，离奇失踪。

绝望之境，她的身体日渐虚弱，但仍然怀藏为他悄悄节省的小小肉干，她说她出生于高原，耐得住饥饿，而他不可一日无食。况且，她陪夫东归，若他饿死，她又怎能活得下去。

因为饥饿，士兵心性大变，欲杀她带来的同行藏族少年取食，被她坚毅阻挡。她俯身拿枪，他亦尾随，在几近死去的情况下，他们终于在风雪中猎来野狼，为大家果腹。她鼓励他，温暖他，用灿然的笑脸激励夫君，一定可以走出这世间几乎已无词汇可以形容的绝境……

从头年的秋冬，到第二年的春夏，历时二百二十三天，七个多月，他们终于抵达了旧时的丹噶尔厅（今青海省湟源县）。出发时一行一百一十五人，只剩下十一人。在同行的藏娃及汉人后裔张敏决定留驻于青海湖畔后，他们抵达西宁时，实际已只有九人。

散尽随身所剩无几的银两，七名部下纷纷离去。

在西安，他与她借居于友人的空宅，等待家里汇钱以便返回湘西。生活拮据，家里的汇款受革命局势的阻断也杳无声讯。他们变卖了随身所有的贵重物品，包括他作战用的望远镜，她母亲留给她作为纪念的那座珍贵的红珊瑚山。她心甘情愿地陪伴着丈夫，每日目送他出门，傍晚坐在门口静静等他归来。如同他家乡沱江边吊脚楼上，那每日等待丈夫归来的湘西女子。

一天他晚归，见她面颊通红。此后她便大病不起，一连高烧数日，被初始请来的医生误诊为受了风寒。他哪里知道，那是从小在纯净高原长大的人，初入内地时很容易感染上的致命恶疾——天花。见她日益重病，他手足无措，只能日夜守候相伴。一天早上，他刚醒来，她便泣不成声地说，她梦到了家里的阿妈，递给她糖水和青稞酒喝，按照西藏习俗，做这样的梦，意味着她一定活不长了。

他宁肯不信，只能哽咽相劝。

是夜，他在朦胧中被她唤醒。但见她哭着说，西原万里从君，期望相

始相终，不想半路上就病人膏肓，即将离他而去，但只要夫君能够平安回到家乡，她就是死，也能无憾了。说罢，她瞑然长逝。

而他，纵使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断，也只能抚摸着妻子那渐渐冰凉下来的身躯，以号啕大哭而伴其左右。那时候，他已身无分文，连棺材钱都没有。天明后，他去找友人，经友人鼎力相助，才将她薄葬于西安城外的雁塔寺。

凄惨夜，回到居处，他不禁再次仰天长号，泪尽声嘶，“入室，觉伊不见。室冷帟空，胡天不吊，厄我至此……余述至此，肝肠寸断矣。余书亦从此辍笔矣。”<sup>2</sup>《芄野尘梦》全书，至此而绝笔。合上书卷，我的心头也不禁为之黯然。为他，为她，为这场旷世的绝恋，和他们在雪域留下的催人泪下的传奇。

2

参见：陈渠珍所著《芄野尘梦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11月第3版，本书所参考的《芄野尘梦》原作，均依照此版本，后文同略。

其后，他返湘，终就大业，成为位高权重的一代枭雄——湘西王。他并没有忘却她。十年之后，他费尽周折，终于于军阀混战的乱世，把她的尸骨由西安雁塔寺，接到了他的家乡湘西厚葬。

从清廷到民国，再到新中国成立，世代更迭，他历经风云。1952年，他以全国政协委员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逝于长沙。2012年，他的尸骨从长沙运回湘西。至此，他与她，在他故乡的山水中，才又得以，温柔相会。



## 2. 柳林依旧觉木宗

林芝，西原的故乡。这里既是陈渠珍和她相识、相爱的幸福之乡，也是俩人并肩战斗和甜蜜生活过的温柔之地。

作为入藏川军军官，陈渠珍来到西藏后，终其一生也没有到过拉萨。当时，他所在的部队到了江达（今工布江达县太昭古城）后，便受命东进，入驻工布地区。到了觉木宗，即今天林芝城区位置后，又东进到德木（今林芝米瑞乡德木寺一带），在攻打波密后，辛亥革命爆发，他们退回到江达，然后北上，从此便进入了充满种种艰难险阻的生死之旅。

陈渠珍返回湘西后，终生再也未入藏地一步，除了民国时的政治局因素，我想多少也与他后半生一直都在思念与追缅西原有关吧。陈渠珍的儿子及女儿，时常忆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塞外人死出生，多亏了西原啊，要是没有你们的西原妈，你爸早死在西藏了。”陈渠珍对西原的爱恋，刻骨铭心。几十年后，他在自己五个女儿的名字中，都特意嵌上了一个“元”字（“元”通“原”音）。大女儿叫元芳，二女儿元芬，三女儿元青，四女儿元吉，五女儿元景。

2013年春，在距离陈渠珍离开西藏一百多年后，陈渠珍的四女儿陈元吉以及外甥女田汀来到了西原的故土，来到了陈渠珍在书里所写的“脚木宗”（一般史书作“觉木宗”）：